

# 《花渡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花渡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231071

10位ISBN编号：7540231076

出版时间：2013-5

出版社：北京燕山出版社

作者：钟伟民

页数：25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花渡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花渡》最吸引人处，是如诗如画的文字。诗，对诗人出身的钟伟民，是手挥目送之举，所以，随手拈来，都是佳句。情深而意长的句子向来是钟伟民的看家本领，句子如“就像海洋，不知道有一朵浪花，为它枯萎”，在书中俯拾皆是。

# 《花渡》

## 作者简介

钟伟民，《苹果日报》专栏作家、诗人。

自1979年新诗《火歌》获得香港“青年文学奖”后，诗作获奖不断，最著名的长诗《捕鲸人》《捕鲸之旅》引发文坛“第一次钟伟民现象”的争论。

好友张小嫻在成名作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中借用他的情诗，迷倒万千男女。

已出版作品六七十种，其中《雪狼湖》改编为张学友主演的音乐剧，《请让我给你幸福》改编为黎明主演广播剧。

# 《花渡》

## 书籍目录

变奏 · 1 主调 · 1 主调 · 2 变奏 · 2 主调 · 3 主调 · 4 变奏 · 3 主调 · 5 主调 · 6 主调 · 7 主调 · 8 主调 · 9 主调 · 10 变奏 · 4 主调 · 11 主调 · 12 主调 · 13 变奏 · 5 主调 · 14 主调 · 15 主调 · 16 主调 · 17 主调 · 18 变奏 · 6 主调 · 19 主调 · 20 主调 · 21 变奏 · 7 主调 · 22 主调 · 23 主调 · 24 主调 · 25 主调 · 26 主调 · 27 主调 · 28 主调 · 29 主调 · 30 主调 · 31 变奏 · 8 主调 · 32 主调 · 33 主调 · 34 变奏 · 9 主调 · 35 主调 · 36 主调 · 37 主调 · 38 变奏 · 10 主调 · 39 主调 · 40 主调 · 41 主调 · 42 主调 · 43 主调 · 44 主调 · 45 主调 · 46 主调 · 47 主调 · 48 变奏 · 11 主调 · 49 主调 · 50 主调 · 51 主调 · 52 主调 · 53 跋 · 本来就是一场共业 附录 · 《花渡》人物的名字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狭，好争一日短长。”无欲受辱，更火了：“明知道我当差，还这么放肆，那是挑战警权了！”他要编辑供出李有容地址，就领了几个手下，要去拉人。“总得有个罪名，有些证据。”尾生提醒他。无欲的怒火，暂且遏住。因为那宗械劫案，两人碰面多了，尾生接受“盘问”的地点，渐渐由警察局移至“无欲斋”，为了凑数，还受邀成了茶艺会会员。小地方，恩和怨，要避，也是避不开的。某日，陈无欲上馆子，背后竟有一桌人在讲茶，一开讲，就讲到谁是澳门街的茶道正宗，还讥诮他不配喝茶，原来正是李有容跟茶员们在吹擂。陈无欲无欲是假，有火是真，越听越恼怒，回头硬生生扔去一句：“你们这伙人，是喝茶喝着尿了！”李有容见是“茶敌”来了，不慌不忙，揩掉山羊须上的酱汁，改了几个字奉还：“我们喝茶喝着尿，阁下是吃饭吃着屎了。”陈无欲让他一句话噎死，连嘴皮也输掉，无地自容，唯有抓起仿乾隆年制的一个青花大茶壶，对准他额头砸过去。有容一头是血，满脸是茶，没料到遭遇这番突袭，呆住了，茶会理事跑进厕所，拿来一沓草纸为他压住伤口，血，还是自流。饭馆老板见识广，是个有心眼的人，仰慕这帮人的身份，提议：“听说茶叶敷伤口，可以止血，我藏了一饼六十年的易武春蕊，算普洱茶的极品，一直不舍得喝，李会长要是不嫌弃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李有容憋不住了，血淋淋站起来，失声厉叫：“酒！”“酒”与“走”，粤音相同，无欲以为：李有容临危追慕刘伶，换茶为酒，从此，就要跟陆羽断绝关系，没想到鸟事，还在后头。过了两日，陈无欲到枪房缴了械，大摇大摆走到关闸附近，昏灯下，忽然闪出一人，二话不说，就朝他腹部捅了一刀。无欲按着肚皮跪倒，马上有七八条黑影围过来，条条挥舞着明晃晃的削肉刀。无欲全身乱抖，嗫嚅说：“我是差……差人。”“我知道，还是个茶人呢。”大黑影说着，打个手势，四个人趋前按倒无欲，另外四人就往他手肘和腿弯的筋腱快刀深割，刃行无碍，法乎自然，暗合庖丁解牛不强攻、不对抗的至理，这伙人，毫无疑问，正业都是在屠房宰猪的；无欲，也果然像杀猪般惨叫。“你放心，十字车很快就到。”大黑影着余人散去，施施然找电话替他报警。

## 后记

回澳门五年，《花渡》就写了五年；其间，我在荷兰园开了一家“石头店”；店务，拖慢了写作进度；好在小说，从来讲求的，是深度，不是进度。《花渡》的场景，仍旧是《请让我给你幸福》和《雪狼湖》的场景，要落俗套，可以视为“澳门三部曲”。这个借来调制“三部曲”的“澳门”，有“赏味期”，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澳门；再精确地说，是“我印象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澳门”。让角色在“印象澳门”上演爱恨，那是嗜好，也是无奈。无奈现实，是那樣的不能人眼。

《花渡》，我努力写得“好看”。“这个作者，写了一本好看的书。”评语，本来最近人情。把书标签了，不外两个目的：方便招揽，或者排挤；而往往，是排挤。“好是好，可惜那是澳门文学。”说话的人，就可以继续代表香港，或者香港文学。“好是好，可惜那是香港人写的。”说话的人，就可以继续代表澳门，或者澳门文学。“好是好，可惜那是港澳人的作品。”说话的人，就可以继续代表中国，或者中国文学。人心，本来叵测；临时文评家的心，更叵测。小眉细眼，本来，宜看，也宜配浅水低山；帘外，自有风月。一九六六年，“一二·三”事件，葡国殖民者和土共闹别扭。那天，尾生在龙华茶楼。“露台上那些满天星、山桔、黄杨、相思……每一株，本来具体而微，在属于自己的地盘里生根，凋败之前，早拿定主意在这方寸之地枝繁叶茂；但那天，荒谬大军，在染血的盆景外行进，‘生命，是那樣的无常！’他听到一把声音，如雷贯耳；睁开眼，仍旧只有袅绕的茶烟。”茶烟未散，殖民者一离座，楼台，都变“文化遗产”了。小，从来可以见大；本来，不必自贱。

暴龙死在闭门自造的船上，尾生拍他遗骸，“照片洗出来，放大了，挂在自家的小书房，因为角度偏低，没拍到陷在船腹里的暴龙，乍看，就像一帧大量复制的寻常风景画。‘真正的伤痛，总是藏在看不到的地方。’他心中嘀咕”。那个“看不到的地方”，可以是气局，气象，气韵，广大无边。“男人，有男人的苦哇。”暴龙说。尾生佯装没听见，看着杯里浮沉的绿芽，闭目呷了口，张开眼，落地窗外翻犁过的那一堆堆湿土，迎着斜照，忽然分了阴阳，满眼的起伏，都是胶着了的；暴龙的船，就嵌在那几亩泥塑的波澜上，船头那海蛇纹饰的暗影，直伸向右边那堵粉墙的墙根，连黑带白，焊死在那里。“分了阴阳”，是征兆；“焊死在那里”，是船主的心意；同样不是偶然。“世上，有好多偶然；但所谓的偶然，可能都只是隐藏了原因的必然。”这是尾生的感悟。《花渡》，虚实相生，但结构，是密闭的，滴水不漏。角色，在铜墙里放枪，每一粒子弹，弹来弹去，最终，无不命中目标。上帝，轻易编排五十亿人的聚散；但小说作者，要播种和收割好几个人的爱恨，难乎其难。

书中悍匪，开了两枪行劫，若干年后，尾生接到一支枪和四发子弹。“他想告诉你，他已经摺下对你的恨。”湖姬推测。圣方济各小学，是我母校，校长确曾在五十年代借葡国登陆艇载同学去旅行；我当时还没出生，没逢其会而已。船才离岸，小个子大西洋，当年经不起风浪，还吐在尾生鞋上。“

‘你好生气，要人赔你一双白饭鱼。’姚溟轻淡地一笑。‘他说会赔，但只会赔一只，因为他只弄脏了一只。这小子，一报还一报，还真不肯吃亏的。’尾生这“一报还一报”，不是白说的。岁月令人惊。最后，湖姬来了信：“悍匪问你，还记不记得大西洋……同时付邮的这双帆布鞋，是他要我寄给你的，还说：‘让你赚了。’”“来日难测，去日，原来同样不堪回首。”不堪回首，因为一回首，荒草丛中，已伏了好多笔墨。悍匪，弹无虚发；我认为，文字，更不宜虚掷。“小说好不好看，跟电视机画面有没有雪花一样，只是‘收发问题’；‘发’，就是伏笔……”我在《国王的新稿》书里说。

二七年，五一劳动节，一个澳门警察，据说，为了拯救蹲下来捡鞋的老太婆，他向天开了五枪，有一粒子弹，飞过矮山，打中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荷官；在澳门，随便开十枪，九枪打中骑摩托车的荷官，很正常；不过，那当众鸣枪的凶相，散布全世界，无数“发”和“收”的故事，就相继发生了。譬如说，圣诞老人在北极看杂志，看到封面有狂汉射天，他受了惊，四出探问：“澳门，是不是很乱？”派送福乐的鹿车，说不定，从此就更改路线。乱，不是问题；腐，才要命。现实，远较小说曲折，但没经过提炼，狂汉射天，总缺了一点韵味；天理循环，就算掉下来的子弹，全命中自己天灵盖，旁观者，总嫌臭腥。射天之前，中央电视台有驻澳门记者来聊天，记者是北京人，驻了四年，得出结论：“各方面，还在原始状态。”看得出，是学养压抑住鄙夷。我外公邝福，七十年代以前，是路环电灯局长，祖辈世代居澳；小时去扫墓，遍山死者，多是远亲；然后，外公和父亲故去，氹仔那座穷山，再添新坟。地和人，有缘；在地缘上，在感情上，我是澳门人。但我在香港出生，每趟回澳，看到移民局柜台前“香港居民”灯箱，自然地，会走过去排队。香港，七年小人横行，殃及青山公路旁千百株良木；汀九旧居坡上，祸起之前，老榕和影树，本来交织如盖，绿油油荫了几代人。回澳避恶，在松山，在尾生和赵小澜私会的灯塔下，我本来买了房子，下临校园，园

里有百年槐树；我买屋，是买小窗框住的这一树葱茏。“这是我的‘见槐楼’。”我忽然风雅。晃眼间，槐，让人砍了；连中学，都这样对待树木，你敢期望它树人？“见槐”，变了“见鬼”，屋，无奈廉让。来客问：“怎么看澳门的未来？”澳门，肯安分，本来还有未来。坟场，让赌场围困之前，我本来要在祖辈们爱过的山水里，落叶归根。“澳门有文学场景；但有场景，不等于就有文学。”这么说，会开罪人；如今，却连场景，也没有了。“‘Fado’，拉丁文原意，就是‘命运’(Fate)。唱这歌的人，都在找岸……”小澜想这样告诉尾生。十一岁，我离开澳门，感觉上，是“去香港”；居港之初，不会打电话，不懂搭升降机，不敢走电动扶梯；我在路环，根本没见过这些设备。番茄，澳门人称为“大妈吨”；小同学没来耻笑，我还以为，天下人，都叫这红得要烂的东西做大妈吨。

二 二年，我竟然以为，是“回澳门”。“回来”五年，却生起“回去”之念。“回”，字典解作：“还，走向原来的地方。”或者：“长篇小说的章节。”“回”，是一个很周密的字，大方框镶着小方框，回旋反复，像小说的结构；当然，那是好小说的结构；配用“回”字的小说，从来不多。艺术上，我讲究“回”；命途上，在大框框香港，小框框澳门，我同样回旋反复，像那“唱歌的人”一样，在找岸。“若蝶曾经说过，她总觉得自己是轮盘上的珠子，最理想的下场，是停在一个‘O’上。天地苍茫，谁不是滴溜溜的，从一个大圆滚到一个小圆，然后，躺在那里，与草木同腐？”湖姬忆述女荷官的金句。人死了，坟头堆满筹码，还会有这种“与草木同腐”的福气？

二 七年，三月，阴翳如旧，“石头店”门旁和通发商场入口，如旧布满尿水；澳门人，每夜在那里小便；小便处旁边，每夜有一个拾荒汉露宿；露宿者病倒了，社工没理会；死了，每夜在旁边吃泰菜的，绕着他尸骸到店门旁小便的，也没理会；死了三天，尸臭漫向商场另一头，摆档卖炭烧肉的熬不住，才去报警。“板壁外有个死人。你不怕？”访客问。死人，有什么好怕？那些在腐尸脚边吃饱饭，喝醉酒，就地拉撒的活人，才可惊。小说和人生，本来各有悲欢。“我喜欢你的文字，虽然文字描画的过去，总让我伤心。”燕华说；这五年，我遇上她。或者，那也是伏笔，百年前投石，有时候，百年后，才激起清漪。“这座城，不能眷恋。”我说。红尘障眼，好在她窗前，还有一湖静水；我退入空谷，才蓦然明白，她是我的幽兰。伤心人，难得一直珍视我的写作。现实不能入眼，《花渡》的格调，源于对“印象澳门”的追思；但视野，来自香港三十年的学习。“这到底是一个香港人写的澳门故事。”我这样圈死自己，很体贴，免了澳门原始人尴尬。除了台湾版《水色》，我的书，一直在香港出版，不管写屯门、写江门，还是澳门，到头来，我还是一个香港作者。视文艺腔为文艺，固然可笑；以为局大，砖多，文化就厚，更可笑；文化，当然也讲气局，气象，气韵；断了气，这大局，还值得顾全？尾生自省：“能活到公元二千年，到时候，他六十岁，澳门，会是怎么样的澳门？圣像还是照旧出游？乐队还是走一样的老路？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，但澳门人可以；相比世上好多地方，澳门人更容易掌握变化之道，那就是：变化，等于衰亡，等于生活的消逝。”“消逝”，在原始社会，称为繁荣。晃眼间，生活，果然消失殆尽；但这本书，重点是缅怀，是怜惜。写书这五年，门前，屋景急变，变得好，是应该；变得不好，是活该；应该和活该，都有因果；但“赏味期”到底过了，场景也早烂了；我总算尽了心，用文字，回报了我的“地缘”；而“感情”，也早就一点点磨掉了。

“一九八四年八月的某一日，暮色来时，她灰蓝色的小丰田停在约翰四世马路一盏红绿灯前，这几年，人口暴增到四十万，连斑马线上流过的蜡脸，也让她感觉世情的急变……路旁那几株凤凰木，本来气韵生动，到底，开到尾声了；那星星点点的红，零落，而且颓败。”赵小澜，她宁愿自己麻木。时日过去，那些“蜡脸”，最终吃掉了黑和白，是和非，只留下一城由欲望驱动的浮彩。澳门的原始，本来就是一场共业。

二 七年五月十八日

## 《花渡》

### 编辑推荐

《花渡》阐述虚实相生，写贪嗔痴慢疑，要营造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幻象，谈何容易？钟挟他的诗才，可谓驾轻就熟。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意象为手段，建立不同的风格。钟伟民，便以诗入小说，建立情深秀美的风格。

## 《花渡》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书中尾生，阿鲤，若蝶……所有人都是池中之鱼，一生都在一池水中，充满孤单，不断寻求完整，经历生别离，感受求不得。尾生与赵小澜之间充满遗憾，错过，但最终双方都在自己的“池”中活的很好。世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岸。
- 2、内容不错，故事情节生动感人，小清新的最爱。推荐推荐。
- 3、文字如诗 看得极慢 很多篇落都会让人有所思……
- 4、挺好看的故事，文字感真好，值得推荐。
- 5、怎么可以这样美
- 6、虽然很想装逼地说：“哇，这本书好好啊！”可是掩盖自己欣赏能力不够的事实是另一种错误。我真的不理解这种语句不很通顺、人物个个都该送进精神病院的书到底哪里好了！
- 7、这是一本少见的具文学作品固有质地的小说。文字的精心与精练，无一不透出诗意的底蕴。
- 8、期待半年的大陆简体版《花渡》终于上市了，因为太爱，都不舍得一气呵成地看完。说不上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不是“好与不好”可以形容，有些作品只有你读才能感受，虽不能言感动却在心中盈动！
- 9、就是爱这诗歌一样的文字。曾经对着书在电脑上一字一字一图一图的敲出这本书，细细斟酌。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我不过也是个胆小的没用的人。
- 10、书的内容还不错，封面设计也挺好看的，推荐。
- 11、一直想着该怎么去形容里面的各种关系和际遇。看到最后才明白，就是FADO呀，很无奈很伤感。
- 12、开头觉得莫名其妙又矫情，可是看下去却觉得很不错~很有怀旧的感觉，这也是作者的功力啊~
- 13、【是这般柔情的你，给我一个梦想】
- 14、这本书看上去很有深度，打算购买读一读，之前读过《雪狼湖》

## 《花渡》

### 精彩书评

1、关于爱情故事读了很多，各个类型各种形态，所有的作者都选择最切中人心的那一点，当然被感动过，当然相信过那样的爱情存在。《花渡》是因为我喜欢音乐剧《雪狼湖》，而《雪狼湖》的作者是香港作家钟伟民，也是《花渡》的作者。很多时候我会因为一件事情去探寻另外的故事。包括这次读《花渡》，被封面吸引了，有着些许的神秘感，钟伟民这个作者在内地也不像他的作品《雪狼湖》那么的出名，世人只知道张学友演绎了该故事，却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创者，也许这也是一种悲哀，或者是一种庆幸，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好作品流传在世，即使作者低调也不能掩盖了作品的光辉。了解一些关于作家钟伟民的事情，一个爱石成痴的人，一个爱文惜才的人，一个特立独行不畏人言的人，一个对文字的运用苛刻完美到极致的人。我喜欢读诗歌，也喜欢读美文，能把小说写的像诗歌一样有美感的却看到的不多。我在钟先生的身上看到了对文字的尊重。再来说写《花渡》本身，三个人的故事，两个人的忧伤，或者是三个人，因为总有出世的人，即使保有入世的心。有人说他的文字有些晦涩难懂，我说那是没有用心去读，如果你仔细去品，会发现很多句子耐人寻味，会想到作者写作时候的严谨态度。整个故事的架构博大恢弘，宣传语说可以媲美《红楼梦》，这个我个人不敢说能达到那个高度，但整个故事的确耐人寻味。

### 1、《花渡》的笔记-第七卷 变奏7 第一章 序

“你……待久了？”她问。他没吭声，一只手勾着她肩膀。星子垂得好低，古树郁郁苍苍，蹲在两旁，像野合的史前巨兽。风大，树叶偶然在头顶掠过，又或者，那根本不是落叶，是急于回巢的蝙蝠。她拉起盖货物的帆布遮腿，偎着他，他的手悄悄从她裙子里探进去，探得好深，仿佛那不是一只手，是黑土里窜出来的几根白笋，冉冉上扬，无孔不入。指头，怎可以那样迂回？那样曲折？他扼她，撩弄她，不留余地，她虚掩的门户，半点经不起推敲。她怪他漠视她的羞赧，可她的濡湿，她的潮热，她的抽搐都在出卖她。“不要……那地方，脏……”她倒在他怀里，夹着腿，筋肉绷得紧凑，他不妄动，她松懈了，喘气，他再深入，他的挤压和撕扯教她痛楚，但感觉饱满而实在，为了这种感觉，她愿意分崩离析，成为碎片，从此，连皮带肉，黏附他的未来，他的人生。

“你就会折磨人……”她咬着他肩膀，闭了眼，由他肆虐。

路平了，笔直地戳向冥漠。空气沁凉，但她埋怨他：“你好坏，在我身体里点火。”那火，烧得好旺，烧得她狂乱。她伸手探他裤裆，他的阳物，没让她感到陌生。“它真的长大了。”她含糊地耳语。十八年前，她就会过它，那时候，它还藏头露尾，带点羞怯，不像今天筋肉虬结，壮硕而坦然。这辈子，她最先遇见的阳具，不是她丈夫姚溟的阳具，而是它；这一个“它”，形同私生，她打从心坎里疼爱它，却从没形诸于色，宣诸于口；这夜，月色灼人，她觉得有权去放浪，有权恣意去宣示她的私情和懊悔。

她俯下身去，衔住这块久违的骨肉，吸吮它，吞噬它，然后，仔细品尝它，她在回味，回味那些错过了的机遇，那些流逝了的韶光。

十八年前，初夏，那个消毒水掺了槐花香的清晨，她就该拉开那张薄帘，含笑看他，让他明白，命中注定，他的命根子要握在她手上，由她摆布；然而，她会让他宽心，会承诺一辈子温柔地爱他……可恨的是，她选择了回避，选择了“没有发生”，选择了懊悔；她和他一样，选择了懊悔；而且，囚禁和桎梏自己的懊悔。她哭了，整个人在流泪，眼泪流到嘴里，掺和了苦涩的回忆，浸渍他火烫的器官。他憋不住了，想推开她，她却要他倾注在她的喉咙里……黑树，向两旁倾倒，森林不断退却，长途公车，这会儿，恍如在月面滑行，蓦地，背后传来一声叹息，她在这片宁静海回过头来，行李箱上，就一只白毛蓝眼的野猫蹲着看她。

猫，究竟看了多久？蓝瞳记录了多少荒唐？她让猫看得不自在，人清醒了些，背着他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喜欢，可以继续坐在这里怀念我。”说完，颤巍巍站起来，踉跄走向车尾。

她爬下铁梯，回到丈夫身边。姚溟瞌睡着了，车厢仍旧闷热，她坐定了，仰脸看着车顶那层薄薄的铁皮，方才，她拳曲的脚掌敲出来的声音，一定全擂进他的耳窝；她的哀怨，她的激情，在这个车厢里悉数化为沉浊的闷响，却没得到半分应有的重视和关注……然后，姚溟转过头来看着她。“醒了？”她问。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黏在这张椅子上，不管怎样挣扎，就是没法子再站起来。”他说。“做梦而已，别当真。”她合上眼，梦，好坏都教人累。

# 《花渡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